

明書



新乎知

知學

PDG

列傳四

名臣傳一

史官論曰余讀書至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永嘗不嘖慕帝世之盛也天惟純佑福主福臣賢才輩出其大者昌明渾厚穆穆迓衡人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其小者亦靖共持重愷悌敦敏效一官一方以自見智名勇功史不勝書於乎盛矣明自高文之世武功最競制科薦辟文學聿興沿至仁宣卷阿翹羽相得益章凡薪樵於先朝者蔚為

明書卷一百十六

一

名臣憲孝之際號稱治平賢相金踵六官之長罔非民譽明之得人於斯為盛世穆以後進舍日煩人才漸駸而議禮考文之臣多出焉詩云有馮有異有孝有德皆紀元首股肱相得成功之著者也君子覽茲而明之人才思過半矣

章溢

字三益龍泉人始生音如鐘父遇孫疑為不祥幾棄

不舉成童嶷然壯重諸兄應繇頗為憐類倭苦溢忿然曰彼弱我耳我不自願為男子耶乃往受事眾皆憚服弱冠從鄉先生王鵬叔游學嘗曰吾聞古人主躬行章句之習

非其所屑故器宇夷曠而於是非皆毅然折衷於理以身從之聞金華為文獻邦出諮訪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與薛悅之不花改官陝西要與俱至虎林溢忽心勳力辭歸則父病革越八日逝矣壬辰黃寇起犯龍泉從子存仁為寇所執溢奮曰吾兄止此子不可使無後冒刃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即殺兒吾願代之賊素聞其名及得大喜縱存仁歸乃坐溢上坐問言溢曰吾有良策使諸公首領俱全父母妻子晏相保賊曰何如溢曰莫若釋兵戎而歸農賊怒繫之柱以刀礪其頸曰不降且死溢正色不為屈賊愈怒愈大叱曰死即死何惡賊為縮竟不殺夜給守者脫

明書卷一百十六

二

歸集里兵往擊卻之府判官葉是以兵來欲盡誅誑者溢走說石抹宜孫曰貧民迫凍餒故相挺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皆為良民今若窮屠夫民望且責賊非計石抹宜孫善之即撤無擅殺因留議軍事盡平屬縣上功授龍泉主簿辭不受海寇起石抹宜孫移台州甯海民亦為變應之犯台急檄溢為按溢方退居得檄即起集趙勇數百人趨夾擊賊潰海寇亦遁去甯海饑豪民積穀閉糴溢言於石抹宜孫行縣賑之抵豪畢發其粟充用龍泉饑亦閉糴溢私以已田易粟貸里人旋行勸分民受惠為多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民因遵惟賢來攻以

甘心寶忽丁寶忽丁走溢與王剛叔召豪傑戰賊敗走之縣治遂復寶忽丁懼棄職徙罪而愧溢等有功乃使人刺剛叔且及溢溢痛剛叔死言於府帥檄兵擊襲之寶忽丁遁去時處州盜起行省移石林宜孫分治處州溢謂之日松陽小醜不速平將成大患宜孫曰惟君處之乃授千戶曹勝安方略一戰降之以功授松陽尹復辭不受尋討麗水賊敗之賊首就縛復平土豪周天覺散其眾薦授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至是凡三授官太息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吾因以爲功名不祥又力辭不受歸結廬匡山自號匡山居士己亥冬明兵克處州

明書卷一百十六

三

溢避入閩太祖東帛迎之與劉基葉琛朱濂同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地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上悅摧僉營田司事課江淮田稅籍有等嘗有疾在告上數視小愈入謁上望見喜甚恆問左右章溢康彊否左右對曰溢念母邑邑未愈卽日命歸省賜金綺浙東始設按察司以爲僉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深入朝及深出師溫州復命還守處州給餉無缺漢平設湖廣按察司調溢往入見上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荆襄多廢地建議分屯田上善之鎮撫同怙勢作威輕重人罪廉得狀坐以法河南按

察使宋思顏等有罪辭連溢上遣劉基論日子素知溢守法令毋疑也旣而胡深入閩陷沒處州震動改溢浙東副使鎮之比至山寨多叛乃宣布詔旨勒兵誅首叛者餘皆帖然尋處兵悉發成浦城而慶元寇亂乃召故所部義兵禦走之上以長子存道提兵爲游擊溢謂父子相統非制請罷上不許曰吾方藉爾父子鎮靜疆場顧效他人嫌疑耶浦城軍乏食上命李文忠至與溢計之文忠欲運糧處州溢曰不便今軍中所掠糧甚多請俱入官均結償以直食乃足時建甯守將院德柔來歸或疑其詐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圖自全非詐也時請以原官守之

明書卷一百十六

四

擒斬茗陽盜周瑞卿通平陽瑞安之路處州僉水軍隸軍府役煩而事擾奏設千戶專統之又奏免山田之稅時海賊入寇千戶任惟賢退縮斬之自拒戰擒掠略盡僉朱亮祖取溫州軍中多掠子女溢曰此非將軍所宜悉搜出還其家海隅宵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方良苦俟平吳有後命吳平入朝令分兵征閩而存道守處州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於邊其功不後諸將軍廷議征閩以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胡廷瑞自江西入溢密進曰二將二討固必勝而李文忠威信素馳閩若令從浦城取建甯此萬全計也上立詔從之時處州餉闕師

歲加徵十倍皆以溢言從舊額溫州朱君達既叛又請降奏戮之方造海舟徵巨材檄處州與諸郡均辦溢曰處限以峻嶺卽有木何從出力奏止之上卽皇帝位與劉基并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時廷臣多逢上意向嚴溢務存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特搏擊爲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召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善陛下精誠自足仰格神明願賜寬貸上爲霽威上禮重溢嘗語溢曰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不宜早趨朝

明書卷一百十六

五

也先是上旣從溢議令文忠入闕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以從及闕平邵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也初詔許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溢請故常爲叛者籍爲軍使北征而甯其勿叛者以示信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腐哉存道部浮海北行走京師驛進止上諭曰汝父宣勞爲多汝又北上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因授處州衛指揮同知戍上黨尋移平陽洪武二年溢喪母悲戚過度居常忽忽營兆宅親負土石感疾益深卒年五十六上憫悼親爲文祭之溢孝友父未葬而盜焚其閭溢哭抱父柩火遽滅事母備極孝養二

兄別居已久旣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奉母定先世祭享之禮益田以供祀創義塾立義阡諸可以聲善扶義者無不爲也器局奔曠撫世酬物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宋謙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章公其相信如此三年存道從征泰陵取興元留守明昇將吳友仁來侵擊敗之改平陽衛五年從將軍湯和出塞至斷頭山戰不利死之

史官曰章溢未遇高皇時屢平劇賊衛鄉里威望已行於江東矣及帝以儒術召而父子戮力出入括蒼閩海關招攜伐叛以武功顯儒者曰不可測如是哉述其始終部者

明書卷一百十六

六

俱江東子弟溢孝友過人孚於鄉曲不忍以子弟肝腸易富貴此一念可儒可將宜其得人心而成大業也

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外樸而內穎有大志博涉經史湛心濂洛之學尤邃於易爲文純雅疏邈舉元甲申鄉試戊子試禮部不第授明道高節書院長元末四方兵起鄉當其衝屢以策干守將不見聽乙未太祖取太平與耆儒李習出郭迎見上狀貌喜謂父老子弟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生民今有主矣上召語時事安首言四海鼎沸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

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既而聘基濂諫至上前四人者何如對曰皆天下才也臣與之語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諫森敢爲得人賀辛丑克黃州難其守者上曰無適於安命爲守兵荒之後政務一新甲辰改知饒州寬賦省徭招徠流亡民皆悅服乙巳信州賊蕭明攻城急與千戶朱炳協拒守登城反復論賊賊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會援兵至賊大敗去諸將怒請屠

明書卷一百十六

七

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本心奈何教之明年入朝民爲立祠祀吳元年置翰林院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開禮樂二局徵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試如卿言夫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因賜門聯旌之時御史有言安隱過者上曰汝何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尋出爲江西參政安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居四年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經裁定安有二子昱晟晟爲浙江按察使貪

信用輕薄小吏上并昱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發戍州司逼索安繼妻陳襄帛入見上問嫗爲誰具以對上曰陶先生嫂乎有幾子復叩頭曰臣前二子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發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上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部曰朕渡江之初安首陳幾務先後蒙涉諸艱功在彝鼎家人所犯卽盡赦之安前妻喻名德常賢著聞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喻要母同行母不可喻曰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託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熟得以移居免難人服其先見云

明書卷一百十六

八

史官曰陶安杖馬箠立軍門渡江數言開招形勢何以重敬輓輅之說鄧禹初見蕭王數語也可謂壯士屢守江州修并著績天下既定稽古禮文之事皆取給焉無雙之譽不虛耳

唐鐸嚴震直韓宜可羅復仁傳

唐鐸鳳陽人自庚子從攻江州洪武二年授西安縣丞召還中書省管勾出知延平府三載召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陞刑部尙書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服闋除兵部尙書改諫議大夫坐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復爲兵刑二部尙書初立詹事院兼詹事食尙書祿未幾

致仕已而改院爲府復超爲詹事食尙書祿尋致仕再起爲太子賓客尋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謀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撥餉重厚慎密靖廉不妄取子太祖初起兵時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鐸上念鐸篤行皆不同時諸卿中詹徵以才勝鐸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修理人咸愛之上嘗曰都御史詹徵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徵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食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

明書卷一百十六

九

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典宥弗罪奸人忌徵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愚鐸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之心不古有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卽賻最優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有器量貌魁岸性誠實不善讀書長於算數太祖起民間知輪糧苦有司奸吏多索詐洪武四年今東南歲入田賦額萬石一家主之不入於官而集於鄉自爲徵督給勘合運入京及江北諸郡謂之糧長既久法壞多生事郡縣官往往獲罪乃議舉名家有行誼者

主其事於湖州得震直清淑自厲二十年無纖芥可指名譽爲列郡最以布衣授布政司參議留中署通政司事奏對詳明改戶部郎中考實江西賦稅二十四年賜第於崇禮街復其家明年陞工部右侍郎六月拜尙書時營建方殷綜理周密以夫六十萬開贍脂河事辦繼奉命集天下工仗二十三萬有奇諸戶役一人父兄子弟不相緣計煩簡更定班次人皆便之里人有訐其弟姪不法事命震直自按理無所徇上并宥之二十七年以事降御史凡四有誣枉力辯之多獲寬貸它御史劾其傲且私留鄉人在署飲上曰此舊尙書也小事何足論不聽廣西龍州趙宗壽

明書卷一百十六

十

侍險恣橫潛通安南奉使往諭入其王城開示利害甚悉皆悚息聽命凡所餽獻皆卻不受并奏減廣東西行鹽之半立接運法以通鹽販商民便之桂林河渠廢塞者因故道浚五十里導南江曰漓自蒼梧入海北江曰湘自洞庭達長江築隄治陡闊三十六旁通靈川千秋峻鎗象鼻口峯鑿灘磯以通舟車之路西人紀謂秦史祿漢馬援及震直古今爲三人云上聞喜曰老嚴成此巨功朕任得人矣又均徭賦振風俗懲貪殘慎刑獄征南之兵需牛數千頭皆取諸民請給鈔償其價大帥兵不戢及靖江王府人爲民害奏劾之僚民嘯集移檄撫安邊徼以甯廣惡少父子

冒法子臣而父出誣其子宗仁及塔莫爾將自脫事未白
守守仁瘐死奏爲特誅惡少父子而釋其塔三十年還起
遷右都御史兩淮民食鹽通稅罪至數百人奏釋之上嘗
召其子三子宗禮等入見曰都御史有進兒福未艾也以救
御史李斌降御史八月陞工部尚書奏工役贖還家者四
萬五千人十一月重建太學指揮李忠奏役徒死者當戶
丁以代凡四萬餘人與詰難緩其事後悉遇赦免念起自
恥庶自拜官及起轉控辭職終不敢升斗被詔蠲其家徭
役力辭降御史不敢居賜第遷家隘巷致仕居西築山中
太宗卽位召入宜諭山西九月至澤州卒孫杰文梁並成

明書卷一百十六

十一

進士杰御史文梁主事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元末御史辟爲掾不應洪武初以
歲貢薦授本縣教諭轉楚府錄事十年拜御史持風紀甚
振十一年左右都御史陳甯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方宴
語直前長跪出彈文劾三人險佞怙寵反側請斬首謝天
下上怒曰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獄尋出之三人釋不問
然上心善其言疑三人且防之矣時重外臺之選擢江西
按察僉事方中都役作凡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諭發上言
刑以禁淫惡一民執合論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
而施舍之今罪不問如何悉服賤役小人之幸君子殆矣

乞方論合律從之十三年甯等皆坐死歸朝上以沒官男
女散人諸司爲奴獨不受且以爲非聖人舊典尙書言罪
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
宥國之經也經不可廢制不可違濫不可則罰及妻子何
居豈以夫榮享其樂旣坐當坐罰陞下一怒而羣臣家屬
不問罪之大小皆不能保恐非聖明所宜有上是之著爲
令後坐事將刑正天朗忽震雷遶殿上驚曰非枉此人乎
雷卽息趣免又上封事二十餘上皆嘉納之未幾罷歸復
召還京命撰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島嶼詔堯舜禹湯傳賢
諭皆稱旨除山西布政二十一年坐事謫安南二十三年

明書卷一百十六

十二

薦起雲南參政尋陞左副都御史以劾奸顯忠爲己任百
僚震肅未幾卒官時大星壓地樞馬皆驚以爲其應云生
平峭厲可畏而緣情酌法要歸平恕上爲霽威者屢矣
罷復仁吉水人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初陳漢倂爲翰林
編修遁迹去壬寅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上喜置左
右從破友諒於鄱陽齋蠟書招袁臨吉賴諸郡諭降武昌
擢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使
山西曉譬擴廓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諭安南歸所侵地
安南遺金貝土物甚多卻之上聞益義之隨拜宏文館學
士復仁性簡樸古草野倨侮而胸中了了每率意陳得失

無所顧避至操南音以對上顧呼為老實羅而不名一日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兀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賜第城內遇天壽節制水龍吟一闕以獻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仕陞辭賜大布衣題其帑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復召乘傳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軍籍諸不便民事上憐其老留三月賜玉帶鏡杖裘馬食具遣還未幾卒有玉堂唱和集子養蒙孫簡有傳

史官曰事英主者威福區測惟正直忠厚為可久明祖深知唐鐸之厚德心許宜可之快口而震直復仁時以老實

明書卷一百十六

三

呼之故數人久膺殊眷雖羅文法而獲免若才既不及而挾詐以御主心鮮不殆矣震直綜理周密多所建樹宜可風采嚴毅歷內外臺不吐剛茹柔又豈如鐸之才不逮德哉

王濂傳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少好讀書知大義習聲詩音節韻趣皆依法推擇為定遠更有謀策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亂豪傑並起嘆曰保宗族救民可也走穎毫說其軍帥使反虐政無害民軍帥喜留為萬夫長歷官至工部尚書以其必無所成聞太祖克金陵乘間挈家南渡時李善長其

婦兄也在上左右亟言之召見遂詔為執法官悉心詳職務協於中全活者多丹陽令白齊應天知府王子謙其著也上深簡注進中書員外郎出為浙江僉事巡行郡縣食墨蠶民者擊去惟恐後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大風晝晦詔求直言濂疏奏歷述災傷病民上為罷征戍尋嬰疾休於家洪武三年卒年五十七上痛惜之每謂善長曰王濂識力真王佐材今舍朕去朕失一臂卿肺腑亦安所託後善長坐事上嘆曰王濂在必不至此濂恂恂儒者與宋濂善或共論議或張目吐氣指畫方圓滾滾數千言不休臨大事神采精緊毅然不可奪好面折人過性和在戎行多慈惠每以不殺進勸事親盡心力人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子二伯驥先卒仲佐篤學好古凡法書名畫多所鑒定善虞書以才為鎮撫

史官曰

明書卷一百十六

四

王嘉會傳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客松江為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上海令康伯迂見其所作敬禮為上賓時咨文章曰非欲飾吏治然非公不能洗發我心也以明經聘至京師太祖命賦詩作文稱旨除翰林檢討洪武十五年國子右司業時來訥為祭酒太

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敬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鬢鬢如正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其勞奢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不許明年許之未行卒於官舍上聞嗟悼命給舟車還仍命所在官司祭之同時松江孫作先亦為司業稱曰海濱二老

史官曰

陳修傳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甲辰來歸擢理官講畫律令崇寬厚省煩苛復倫要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如有一統之

明書卷一百十六

五

制作上留心兵刑數數講求謂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進兵部郎中選任將帥條列兵制令內外相維兵農相資遂為定法太祖即大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塗炭甚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間非修莫可治出為濟南知府疏勸勵墾荒有成效居二年詔書褒美超拜吏部尚書修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廟易制事煩簡與凡貴賤疎數遠近寬嚴課功覈實賞賜黜陟之類皆籌畫妥確未幾卒於官繼之者莫能易宣宗采其事載於五倫書

史官曰

杜敦傳

杜敦字致道壺關人質稟純明學問融貫通五經尤深於易心貌俱古舉河東鄉試第一除高平教諭陞臺州學正西安儒學提舉省院辟之皆不就歸授徒學者爭從之多感慨形於歌詠自號太行樵者學者稱為南坡先生洪武十三年特徵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夏季御書官舊制諭以賜每進見講明治政必以古先哲王為範一日上曰朕治天下其於前代帝王何做李祐對曰當做唐太宗上默然敦對曰治天下之道莫過於堯舜上曰我非敢當堯舜卿等願效稷契皋陶時國學成上咨敦誰可為祭酒

明書卷一百十六

六

者敦舉滑縣朱訥即徵訥訥為祭酒甚當上心上每日非老杜舉訥其何能教如此再幸其第累加賞賜親與庶和尋以老疾懇辭給驛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聯時集

史官曰

吳伯宗傳

吳伯宗本名祐以字行金谿人父儀字明善元季鄉薦世稱東吳先生講學授徒多所成就尤深於春秋著稗傳類編五倫辨義三書辭深密嘗言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王辰寇起集鄉黨自保入明其太守聘起之力辭卒伯宗十歲能文先達見者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舉洪

武庚戌鄉試第一府判官王黻夢城中迎狀元告人曰必
吳子也明年辛亥中會試及廷對太祖親製策問詢以古
帝王敬天勤民之道伯宗條答稱旨果擢第一人時初開
科取士伯宗儀觀儼格應對明辨上甚喜賜袍笏冠帶授
承直郎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訥同修日歷時胡惟庸方
用事羅致庭臣入其黨伯宗亢直不爲屈惟庸中以事謫
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并言惟庸專恣不可獨任上得奏卽
召寔使安南得方物以獻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
首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翰林典籍御製
十題命賦之立就詞語峻潔上常稱曰才子也賜織錦衣

明書卷一百十六

七

陞太常寺丞轉國子司業皆辭不拜忤旨貶金縣教諭至
淮安復召還爲檢討壬戌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以弟
仲寔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坐累復降檢討十七年坐文
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伯宗博學能文詳雅不苟合屢獲
譴無所悔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史官曰明以制科取士士亦以此自重故得人於斯爲盛
凌彝至於季世而采春華忘秋實爲王楊盧駱者多不稱
其行制科遂爲天下誦吳伯宗制科初開第一人也驚才
絕學不呈身權相首陳正心誠意之說其樹立何如哉子
故表而出之爲取士權輿云

明書卷一百十六終

明書卷一百十六

六

列傳四

名臣傳二

樂韶鳳張智崔亮朱善吳沈劉仲質崔善滕毅錢唐
任亨泰傳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乙未調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是
秋扈渡江參軍事從下金陵丁酉授江西行省管句累任
起居注給事中中書左司員外郎兵部侍郎六年拜本部
尙書正月戊午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

明書卷一百十七

一

武藝命同省臺督府定議教肄軍士法并定賞罰各有差
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編集大明日歷
爲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式者頒行天下七
年九月上以祭祀選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韶
鳳上所撰降祥貺惠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
同鑒樂辭存規切八年與諸廷臣正中原雅音書成名曰
洪武正韻攷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定以每歲元旦清明
七月望十月朔冬至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
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
用節禮復定登壇脫舄禮上之上命著爲令未幾以病免

起國子司業十二年陞國子祭酒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
書劄禮韶鳳考擇精詳上賜諭曰文廟之設以尊先師因
之爲國學焉歷代以之訓君嗣甚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
爲表率朕命爾端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功者記壯者解其
毋怠忽以補於朕政欽哉十三年雷震奉天殿上以羣臣
多不職罷斥者甚多韶鳳因致仕以壽終兄弟皆知名於
時日暉以人材知開封府日禮太常卿日毅諸暨同知并
知名韶鳳有友五人日趙奎陳旭陳友王才魯文質並起
畝澮奎體貌魁岸有才略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
從征甘肅猝遇敵眾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喜加賞

明書卷一百十七

二

旭英表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壯武文質攻醫
長太醫院刊至才歷官都指揮使旭以從燕封雲陽伯友
以平蠻封武平伯

張智字立略延平人父昇元以神童薦補太學授祕書郎
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穎讀書過目成誦不爲
嬉戲正色端謹如老成人嘗侍父慨然曰宋玉必於崑山
探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卽挾策入元都交
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興以才出參閻省機務授
智同知新喻州辭居建陽洪武戊午以明經薦爲夷陵州
學正凡九載艱歸起以尙書趙勉薦起拜禮部試左侍郎

疏請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正色曰

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未幾實授是時諸儒多不稱任使至嬰顯傳上謂習等曰古人務學明體實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澤被天下朕拙用儒士布列百司而卒少見效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以聖賢之道自律修己教人毋徒尙文藝智請首行於太學從之尋奏定歲貢生員制諱詳學校志壬申懿文太子薨智上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卽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

明書卷一百十七

三

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獻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經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尋以時享在邇令智與翰林院參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尋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陞博士建文中進司業智儀容嚴肅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問導獎勵

老而弗倦卒於官

崔亮字義夫葭城人元末爲首椽明兵來謁舊館授中書禮曹主事遷知濟南有善政洪武元年歷至禮部尙書詔定官員親屬冠服及隸卒軍士等制各有差三年朔旦以來日有黑子占者疑祭天不順禮所致詔亮議亮引用漢唐宋及元損益不同復以國朝前議圖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爲煩故正祀日月星辰太歲爲簡當上然之復上問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可也亮對曰天子祭天陞自午陞祭社陞自子陞蓋社主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

明書卷一百十七

四

客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陞朝班則分東西立以避馳道其義不同上是之復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親王前稱殿下自稱名若本宮內史本府官及承奉司於皇太子親王前俱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上前稱皇太子親王稱曰皇太子某王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諸禮并定皇太子及羣臣賜坐殿上坐整整制酌典典爲損益其他諸旗幟止祭於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孟及歲除凡五定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俱允行又定大射禮儀定仁祖廟號請下太常祭告時國制

草劉亮引證多據經典七年卒於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善少聰穎十歲能文既壯以經學授徒兵變隱居以道學爲己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等書太祖開設學校初以薦舉爲訓導尋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廷試諸儒善居首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明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無愠色日賦詩寫懷有遼海集未幾賜還鄉語子逢掖日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祖洞雲先生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考證以傳庶不墜先業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時方革元俗嚴中表婚禁民習舊多犯法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

明書卷一百十七

五

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爲婚以故讎家詆訟或以聘見絕或既婚復離甚或兒女行立有司逼拆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恻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己爲姑舅兩姨子彼爲姑舅兩姨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

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又如溫嶠娶姑之女呂榮公娶姨之女今此事甚多以致訟獄繁興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禁以通人情上是其言遂弛其禁十八年校禮閣進文淵閣大學士嘗進講心箴於文華殿奏言致治在任人今天下太平惟選用賢才以敷文治惟留意焉上曰善尋選疾賜告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諡文恪是時有金思誠爲上海令博雅宏粹少負文名鮑恂字有孚崇德人博學篤行所著有太易傳義西漢集全詮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俱年七十餘廷薦思誠恂等明經達治體遣使徵之入見上甚喜賜坐

明書卷一百十七

六

願閔俱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不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卿蚤朝待日晏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恂等復固辭聽還鄉惟紳後至以爲鄂縣教諭吳沈字潛仲蘭谿人父師道字正傳元禮部郎中有文學沈累辟爲學訓導不就太祖取婺州改甯越府王宗顯知府事辟沈及朱廉徐原主教事洪武十二年以儒士舉誤上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冒昧不更是欺罔也告改正上曰是誠恪人遂蒙晉遇參謀議尋以奏對錯誤降編修未幾復待制十四年給事中鄭相

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非禮沈駿之曰國之大本尊安得異上是之十九年降渭源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新尋晉東閣大學士上將享太廟致齊武英殿訓沈等曰古聖賢垂訓立教大要有三君敬天臣忠君子孝親人道立矣其摘古經傳類編三事爲書書成賜名精誠錄沈爲撰序十六年八月進講後期降侍書改國子博士時方興文事沈獨謂兵不可廢每云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所以生人非殺人禦亂非爲亂尙義非尙詐武經則云兵詭道也非其本意遂纂易詩書論孟詞義涉戎事者立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

明書卷一百十七

七

總題曰六經師律崑山秦約見而歎曰文武一貫有功世道之書也十九年致仕卒沈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愠色嘗著辨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政夏寅祭酒邱濬皆主其說并欲去諡至嘉靖中乃行之而用王禮如故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博通經史洪武初爲宜春訓導薦入京奏對稱旨擢翰林典藉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驟拜禮部尙書太祖諭之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使君君臣臣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乎天地其令天下郡縣學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丁巳上謂仲質曰國學

新成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上曰朕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祀孔子入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遂拜朕深服其明斷不減左右之言朕敬禮百神於先師禮宜加尊仲質乃與定議上服皮弁執圭詣先師再拜獻爵後又再拜退易服詣粹倫堂祭酒司業博士助教進講賜坐侍臣以次列東西講畢宣諭學官諸生而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上從之尋命條學規梓行頒賜師生進華蓋殿大學士未幾坐事降御史後以年老致仕仲質爲人篤厚文

明書卷一百十七

八

多質實如其爲人云

程善字敬夫泰興人洪武中貢入國學有聲授吏部文選主事歷員外郎二十六年吏尙書詹徽伏誅以善署部事勤慎稱旨特陞本部侍郎仍署事會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舉凡設官分職之類編爲書名諸司職掌二十八年實授一日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字量宏闊他莫能侔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多合上心上每曰善朕良佐哉命工部爲善營第於泰興善辭曰江鄉地隘宇狹且眾不忍奪人以自益况

季有所報稱何敢當上喜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故戎籍上欲免之善頓首曰戊卒宜捐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二十九年免歸膝澹不知何許人元末兵亂流寓江南乙巳太祖征吳以儒士入見言事稱旨留徐達幕下尋拜起居注命穀同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皇隋煬所行事以進上曰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而惡尤以儆惕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衰亂之由以爲戒耳又命穀與宋濂等日侍左右講說經史甚見眷遇吳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命穀與李善長劉基陶安周禎等定律令教於湖廣務存

明書卷一百十七

九

寬大於休養爲急民多宜之洪武元年起拜吏部尙書六卿初設一切選除考課皆與省臺官裁定不激不隨人得得體二年出爲江西參政卒於官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敏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稱旨授刑部尙書二年詔春秋孔子釋奠於國學遣使降香於曲阜每仲月上丁致祭京師而令天下府州縣不通祀唐上言孔子百王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事天下祀孔子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祀如故上以孟子有視君寇讎語嫌之欲節略其書并議配饗懸法曰有諫者死且命金吾射之唐極言孟子言仁義得聖

明書卷一百十七

十

道不可廢祀祖胸受射曰臣得爲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幸射不同胸命太醫療之時已撤主復之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對或剝唐草野不知君臣禮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踞又常諫宮中不宜搢武后圖上怒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撤圖以老乞致仕不許尋坐慙忤謫判壽州卒於官

任亨泰襄陽人貢入太學洪武十八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陞少詹事二十七年擢禮部尙書時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食之不愈乃殺三歲子以禱祭有司以聞上怒曰絕滅倫理宜極捕治之遂逮杖一百戍海南命亨泰等定旌表例亨泰議凡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割肝臥冰者聽不在旌表之例從之詔定蔡氏書傳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亨泰與馮時酒樓成入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上大悅二十八年秦王棧薨詔定喪禮亨泰奏喪制宜輟朝五日今遇時亨暫輟朝一日因議世子襲爵禮爾其集議以聞亨泰議凡漢諸王薨遣使者立嗣爲王則玄冠衰經喪服以承詔事畢反喪服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又議大臣犯重罪雖蒙恩宥不得列本班必少加降抑示勸懲上命列九品班後請罷朝參賜食先是每旦視朝御門殿公侯一品官於門

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於門外五品以下官於丹
墀叩頭皆坐光祿以次設饌叩頭而退率以爲常亨泰以
事煩請罷從之十一月將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命亨泰
同御史嚴震直往諭之國王日焜以壯貌磊落議論英發
敬禮之明年使還上聞市蠻人爲僕降御史尋免
史官日明祖投戈講藝延見儒士惟恐不及士之一技鳴
者皆得論難侃侃於天子之廷樂韶鳳崔亮諸臣皆議禮
制度考文之選也雖庶事草創比於叔孫之縣最與張蒼
之章程規摹弘遠矣

周禎傳

明書卷一百十七

二

周禎字文典江甯人元末兵起流寓江湖間庚子平漢以
薦擢授江西僉事吳元年入爲大理寺丞尋進卿詔禎同
李善長劉基陶安等定律令洪武元年設六部拜刑部尚
書尋改治書侍御史及建廣東行省出爲參政開省之初
經理曲盡奏旌香山縣丞冲敬能集流移寇至敬率民捍
禦以勞死雷州同知余驥孫開設府治增築海隄揭陽縣
丞許德閻公署核田畝廉州知府脫因招徠流民農多復
業惠州知府萬迪興廢舉陞不受私謁孔原知縣張安仁
創城池立學校撫綏流徙清遠知縣李鐸勤政興學歸善
知縣不寅勸立解字長於撫恤由是有司競勸嶺表以安

而廣東大治會下詔開科舉禎奏應聘名儒司考事從之
二年刑部尚書世家寶坐黜復召禎代多行寬政三年致
仕去

史官日

端復初傳

端復初字以善先賢子貢之後以亂遷溧水爲溧水人生
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兵亂袖策言時政無能用者欲
歸溧水道絕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明兵取金華常遇
春聘爲幕官辭去薦於朝召爲徽州經歷均田賦定科徭
聞官舍政績大著遷吉州府通判俗尚譁許教誡農勤民

明書卷一百十七

三

不忍梗尋擢磨勘司丞凡舉粟刑法物貨句稽精密陞爲
令俄僚屬皆以貪敗陳東市惟復初以清白稱超拜刑部
尚書按律持以平恕以杭州馬甲飛糧事逮繫者百餘人
詔往勘分四別所人各鞠之令其辭案驗同多者情真否
則僞郡守以下皆服罪洪武壬子出爲湖廣參政亂後土
廣民稀多方體綏民復業者獨其賦事皆豫計時設官多
闕復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稱得人事舉民得以安召
還疾卒嘗著座右銘曰爲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
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腳踏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學士
朱升謂復初爲人其謙退似懦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

悍似俠客掀髯談笑世事似辯士而精神超越又似逸民
隱者世稱實錄子仁字孝父義字孝思皆以儒士起家仁
翰林待詔義翰林待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爲人所服朝
鮮名其所居館曰雙清

史官曰

劉敏傳

劉敏甯甯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吏曹以小車出龍
江市蘆葦且載於家而後入蒞事妻織蘆席鬻以奉母人
或敵亡以青磁瓦器遺其家者懸於梁俟其人復來竟還
之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給沒官文歸於文臣家咸勸其

明書卷一百十七

三

請納以事母固辭曰事母子之事何預他人及奸雄事敗
獨無所與人稱其識時與茹連皆爲上所知十二年擢工
部侍郎勤於其職十三年改刑部詳獄明允賜以詩有善
治國者必擇仁人刑期於無刑之語十四年出爲徽州府
同知尋卒於官

史官曰

彭通傳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少孤勵志讀書工爲詩隱居教授從
游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上親試之拜給事中
劾封駁嚴明有威同列皆遜爲勿如時上方嚮文學多

擢近侍實左右俾應制公詩思敏給上稱之實賜預宋璉
醉學士廣和之列九年於方微等十六人偕轉御史巡京
郡薦達賢能拊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以金帛賂力辭不
可遂欲上聞乃已陞山西參政廉出河東運司官匿羨賓
於法賜寶鏐旌之吳印本俗也官方伯以材辯受上知嘗
潛殺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
直數其罪且斥辱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爲
人恭謹外柔而內剛直爲政不事纖察然所舉刺動無遺
失故能以功名終

史官曰

明書卷一百十七

西

范常傳

范常字子權滁州人宋青山先生孟申孫也嗜學淹貫古
今彝粹無競篤於行義太祖克滁召見問曰天下惡乎定
常曰常聞之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今四海擾亂民無寧懼
不保主公能以除亂救民爲心不妄擄戮燔燒俾令安堵
內揀精銳半從軍半棄城擇寬厚長者牧字之使得耕守
不爲他盜攻劫則四方之人雲合務集天下不足定也上
悅禮遇之從克和州常見諸將暴橫擾民言於上曰使人
捐棄骨肉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主公當有以處之上卽
召諸將切責凡軍被驅婦女悉遣還民大悅上問與論兵